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十六回 繞道送姣娘三雄結義 關心除巨寇四海聞名

豪傑從來好事，英雄憤抱不平。況復同類結同盟，一樣桃園行徑。何物跳樑小丑，居然也敢橫行。如湯潑雪霎時清，方顯男兒剛正。

卻說那書生因見把他同類顯出本相，心中不忿，故舉著雙劍向文龍沒頭沒腦地亂砍。這裡文龍同楚材本要尋他廝殺，豈肯讓他施威！便各一同舉劍上前，把他裹住。那個書生果然了得，左擋右架前遮後護，把兩口劍使得呼呼地風響。戰有十餘個回合，他雖是個妖怪，怎當得這兩個英雄天生膂力，劍法精奇？覺得漸漸地抵敵不住，只得虛掩一劍，跳出圈子而去。楚材、文龍兩個哪裡肯捨？亦從後追去。約趕有一箭之路，只見那個書生忽地將腳站住道：「我與你兩個今日無冤，往日無仇，怎麼定要追上？這卻非我之不肯慈悲了。」說畢，口中即念動真言，將劍往他兩個指著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就地捲起一陣黑風來，風過處窺處無數豺狼虎豹，張牙舞爪地往兩個跟前蜂擁而來。文龍、楚材一齊笑道：「這些小法何足為奇？幸是我們兩個遇著。」震得那些豺狼虎豹四分五落，均四面逃去，霎時間蹤影全無。楚材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山精野怪，竟敢在我們跟前班門弄斧！還有什麼伎倆，快些一齊使出來，待我們也見見你的本領。」書生大怒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廝，怎敢大膽破我法術，照我的法寶吧！」說著只見他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石子望空一擲，只見一霎時那個石子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把個天都遮了半邊，正不知多少石子，如兩點一般，均從空中向兩個打來。楚材究竟謹慎，恐怕招架不住，倒覺有些慌張。意欲拔腿暫退，文龍忙止住道：「哥哥不必慌張，看我破此邪術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早從身邊摸出一件東西來。

原來這個東西卻是文龍的老祖張道陵仙師遺下的寶貝，名為「日月寶帕」，文龍時常佩帶在身，諸邪遠避。不論什麼東西均可收在裡面。今日卻好用著！也是往空一丟，果然那個東西不是凡間之物，但見它到得空中，便有祥光擁護，一轉瞬間，已把那些石子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一個沒有。楚材喜之不勝。又見文龍把淨手一招，那個帕子已早落在手中，依然天清月朗。那個書生這會更覺急了，看他又從身邊摸出一個葫蘆來，把蓋揭開，將劍把葫蘆口連擊幾下，衝出一道黑氣來。便亦唸唸有詞，將左手一放，只聽得空中霹靂交加，天昏地暗，滿天的冰雹雪塊打將下來。楚材一想：這個妖怪果然厲害，我若再要退後，豈不被張賢弟看輕！一時情急計生，忽然想著魯仲連仙師秘授的那三卷天書上曾有一條符咒可破此法。因此便向丹田中呼氣一口，往空噴去。左手掐訣，虛畫符籙一道，口唸念動真言，喝聲：「六丁六甲值日功曹，速速領法旨，將這邪法掃蕩，這卻邪不勝正。」轉眼間滿天紅光，空中顯出數尊金甲神人，手中各執寶劍，大顯神通，將劍對著冰雹雪塊指了幾指。但見劍尖上飛出無數神火，將遍地雪塊燒得形跡全無。又見雲中一位天神將劍對著書生一指，忽聽得山搖岳動地一聲霹靂，把那個書生震得吱地一陣亂叫，撲倒於地，滾了一回，頓時現出一個九尾狐來。遍體金毛，望著空中連連叩首，只叫饒命。文龍早已跳上前去，一把擒住。楚材看見它已顯了原身，況又擒住，不怕它再有什麼邪術。因此動了慈心，就念諸神退位。神咒果然靈驗，一霎時，空中諸神均已不見。楚材連望空打個稽首謝了，然後過來幫同文龍將那只妖狐按住。又見它所用的雙劍落在地下，抬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兩塊頑鐵鍊成的，也就往亂草中拋去。卻用自己的劍擱在狐的頸上問道：「你這妖狐，怎敢弄法把良家女子攝來？今日被我們擒住，還有何說？」那狐求道：「可憐小畜修成人形，也非常容易。小畜本在山中修道，不敢為非。因見今宵月色，故此出山閒遊，不期到了前村，見方才的那個女子憑欄觀月，若有所思。小畜一時誤會其意，以致忽動凡心，將她攝回山來。原想明日送還她家，不料她堅貞異常，高聲啼哭，驚動二位，是小畜該死。乞二位大開天地之恩，饒恕一命。下次再不敢復蹈前轍。」說畢連連叩頭。

楚材、文龍本欲問明了將它殺卻，今被它苦苦哀求，覺得有些心軟。那兩把劍就斬不下來。楚材復又問道：「方才那個小身子的諒是猴精，也在這個山裡麼？」妖狐道：「它是個得道猴子，被魯仲連大仙收伏，做個守山童兒。聽說這兩天因魯仙師赴蟠桃會去，故此溜出來到此玩耍。此刻料想已回山去了。」文龍道：「還有一個烏龜，一隻白鶴，一隻梅花鹿，又是那裡來的呢？」妖狐道：「那個烏龜精久在這裡後山，苦修成人的，卻也不值什麼。惟鹿、鶴的根基卻非小可。它的主人便是南極仙翁，因也赴蟠桃會去，故相約到此。」楚材文龍聽它說完，暗暗想道：原來這兩個東西是老壽星的坐騎，幸巧方才沒有傷它性命。因又轉念道：這個妖狐既然與它兩個為友，諒來也有些根基，殺了它，免罪過。若是就此放它，又恐將後不肯改性，依然作惡。因此兩人不覺有些躊躇。

停了一回，楚材方開言道：「你這孽障，若想放你活命，須得對天立誓，將來若有為非的事，便當怎樣。」妖狐忙道：「今蒙二位釋放，日後倘然改變心腸，為非作歹，情願仍死於二位寶劍之下。」楚材文龍見它已立重誓，諒不敢再為作惡，也就將手放下。只見它迎風一晃已無影無蹤的了。楚材大怒道：「這個妖狐無禮太甚，怎麼謝也不謝就逃去了呢？」文龍道：「它究竟是個妖怪，知道什麼？既然逃去就罷。我們且去救那女子要緊。」說畢一齊邁步往塔中而來。又把妖狐議論一回。原來這個妖狐果然口是心非，此時去不打緊，直到後來沈、張兩個奉旨去平島寇，他卻投入島寇營中，封為軍師，著實與他兩個作難，以報今日出丑之仇。這原是妖怪的心腸，後文自有交代，此時且丟過不提。再說楚材、文龍兩個走至塔上，已是天色大明。見那書生的僕人一個還在外邊探頭望牆地張看，一個卻把那個女子攔住不放。沈、張兩人一見，也不管她什麼，便各執寶劍向前，一劍一個頓時了帳，也顯出原形來，是一隻山貓，一隻狗獾。那個女子見了更覺得魂不附體，縮做一團，文龍道：「你這女子休得慌張，我們不是歹人，特來救你的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既蒙兩位相公搭救，便是奴的再生父母，敢問二位尊姓大名？」楚材遂把自己及文龍的名姓說與她知。又問道：「你這女子究竟是何處人氏，姓甚名誰，怎樣的被妖怪用法術攝來？」女子哭道：「我家姓杜，家住杜家村，奴名嫣紅，父親早亡，惟有老母在堂。家中還有一個同胞哥哥，名喚鵲橋，專在江湖上扶危濟困，是以常不在家。昨晚奴因獨自玩月，夜色已深，正欲還寢，不知怎麼忽來一人向奴肩上一拍，奴就昏昏沉沉不知不覺來到這裡。就是這些東西奴也不認得他，怎麼方才見他是幾個好的人，如今那兩被二位殺了，卻變了野獸？方才這幾個人也不是個人了。」

沈、張兩人便把那些妖精現形的事，略略地提說一遍，便道：「你家既在杜家村，不知離此有多少路程？」嫣紅道：「奴生長一十六歲，從未出過遠門。哪裡知道路程呢？」文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隨我們下塔，等我們送你回家如何？」嫣紅道：「這卻感謝不盡。」說畢，便跟隨了一齊下塔，直至那座破廟中大殿之上。文龍叫他且在拜台上少坐，看那兩個童兒時，卻都睡著在彼上，馬也沒有拴好，只在殿下天井中吃草。幸巧人罕到之地，沒有被人偷去。文龍一看，將外罩服穿好，楚材一面便去將童兒喚醒，叫他將馬牽過，將一匹與嫣紅乘坐，一匹著童兒牽了，一齊緩步出山。環曲折走了有十餘里路的光景，方始得出山口。意欲尋人問信，只得等了一回，方見有個農夫攜著鋤頭，從那邊緩緩而來。楚材便上前去舉手道：「大哥請了。請問這裡有個杜家村麼？」農夫見楚材舉止不凡，不敢怠慢，便答道：「相公要到杜家村，卻是走錯了。杜家村還在南面，相公怎麼反往北來？」楚材道：「杜家村既在南面，不知怎生走法？望求大哥指引。」農夫往南指道：「從這條路走去，再從那邊山腳下抄過。翻過一個山頭，見溪邊有極大楊柳樹的，轉彎進去，就是杜家村了。」楚材便謝了一聲，返身轉來對文龍說明，復一齊向南面行去。

一路上方見路旁田中，有些農人在內耕種。那些農人見他們經過，都一齊站著觀看，互相說道：「怎麼標緻女子，獨自騎著一匹馬，後面還有一匹馱行李的馬跟隨，那四個男人卻都自步行？說這個女子是他們搶來的，卻又不像，說他們是夫妻，也覺不對。」說完又各拍手大笑不止。原來，他們出廟的時節就將行李分了一半馱在馬上，一半著兩個童兒輪替挑著。故此農人等見了，有這許多話。楚材、文龍耳中聽得明白，也不去計較他們，只管趕著馬向前行走。約又走了數裡之遙，方走到山腳下的盤蛇小路，覺得七高八低萬分難行。漸漸地行到半山，更為荒僻。他們也不管他，只是循路而行。

走了一回，大家肚中似有些饑餓的光景，兩個因命童兒將所帶的乾糧取出，各自吃些，又把些與嫣紅吃了，仍然前進。走至晌

午時候，忽聽得有人大喝道：「孽畜，想往哪裡逃生？」這一聲竟似半空中起個春雷。兩人慌忙留心一看，遠遠見一個大漢，從山頂上追趕一隻斑斕猛虎下來。那大漢生得甚是奇異，但見他：

虎頭燕頤氣昂藏，凜凜身軀八尺長。

舉鼎拔山饒膂力，山君雖猛不能當。

那只猛虎因被大漢追得急了，只得嘯了一聲，忽地回身一跳，向大漢一看，直撲上來，那大漢卻並不慌忙，將身向旁邊一閃，趁聲將虎頭一把抓住，提起升籬般的大拳頭來，沒上沒下地打了數十下，又把腳向虎眼上亂踢。那只虎被他按住頸項，前身不能動彈，口中只是亂吼。那條虎尾竟直豎起來，又把後身用力旋轉，似欲將虎尾去搗之大漢，不意反被那個又漢將手伸直，運足功勁向那虎尾上削去。但聽得響了一聲，那條虎尾已是被全削斷，倒拖下來，威勢全無。那只虎的性命已是五分了帳，四腳猶在地下亂掙。只見那個大漢忽然性發起來，將兩手用力向下一按，果然膂力非凡。

那虎更是禁當不住，仆倒在地，口中鮮血直噴。那漢然後鬆下手來，向身邊取出一把小匕首，直刺入虎的咽喉之內，攪了一攪，然後拔出，那血如雨一般地冒起。又聽那漢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大蟲夠我好幾頓飽餐哩，且拿了回去再說。」楚材見他這般英雄，正欲下前搭話，與他結個朋友，忽聽得後面方才救的那個女子喊道：「這兀的不是我鵲橋哥哥麼？」接著又喊道：「哥哥快來！鵲橋哥哥快來！妹子嫣紅在此。這兩位就是救妹子性命的恩人，快快到來相謝。」那漢起初因樹陰遮隔，又一心的打那大蟲，故此沒有瞧見他們，及聽得有女子叫他的聲音，慌忙定睛一看，不覺大喜。即將大蟲拋下，如飛地趕到跟前問道：「昨夜愚兄回到家中，聽我母親說賢妹被一陣怪風攝去。故此母親萬分著急，特命愚兄出來，四處尋訪不著。方才到得這裡，忽然遇著一隻大蟲，被愚兄一拳頭打死。剛欲將它拿回，再來找尋。喜得賢妹已自回來，究竟昨日被那怪風攝到哪裡去的？怎麼今日又與這幾位同行？愚兄倒有些不解了。賢妹快些說與愚兄知道。」

此時嫣紅已自下馬，遂將昨日在家玩月，被怪風攝去說起，將一切之事詳細說明。直說到沈張兩人除去妖怪，救了性命相送回家的話。那個大漢慌忙撲倒身軀便拜說：「俺杜鵲橋雖是粗人，生平最喜仗義救人。不道兩個相公也是與俺一樣心腸，而且又有法力，實為可敬！舍妹若然不遇二位，不獨舍妹性命難保，即老母也要急死。」說畢，也連叩頭不止。楚材、文龍急忙把他扶起，謙虛了幾句，彼此又各把姓名問明，楚材道：「既是杜兄到來，可將令妹帶回，弟等也不必送到府了，就此告別。」鵲橋大嚷道：「這是什麼說話？難道嫌小人是個粗人，不能與兩位相公一敘麼？況舍間近在咫尺，豈有不往之理？務求到舍一坐，也好讓小人盡一點子敬意。」文龍見他直爽，忙接言道：「杜兄言重了。並非不欲造府。因弟等急欲他往，是以告別，既蒙錯愛，即當相隨到府一敘便了。」說畢，便請嫣紅依舊上馬。

鵲橋忙搖手道：「這卻斷使不得，舍妹自有小人背回，馬匹還是兩位相公騎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將身子蹲下，把嫣紅背在背上，回頭道：「小人就此引路，請相公上騎吧。」楚材同文龍見他豪爽非凡，不能再為推卻，只得命張武、沈方，將那一匹馬上馱的行李取下挑著，然後說聲：「放肆！」各自上馬。那杜鵲橋已是背著嫣紅紅往前走。將那只打死的大蟲提起來夾在脅下，如飛而走，看他並不沉重。正是天生膂力，何等英雄，不覺又暗暗稱贊。因此也將馬加上一鞭，追上前去，與他一同而行。

不多一回功夫，見一個村子。一道山溪旁邊有三四顆極大的柳樹，柳條千條隨風飄蕩，卻甚幽雅。柳陰之下現出幾間小小茅屋來。看杜鵲橋時，只見已將死虎丟在地上，嫣紅亦已走進柴扉。楚材文龍慌忙跳下馬來，隨同鵲橋走進草堂。鵲橋又再三拜謝救妹之恩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請問昨晚除妖之事。楚材、文龍兩個也不藏頭露尾，詳細地述了一遍，把個杜鵲橋喜得直跳起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原來兩位相公有這般驚人的本領，又是義俠無雙，怪不道那些妖怪不能抵敵。相俺杜鵲橋空有一身武術，生平也最喜打抱不平，結交的朋友都是些英雄豪俠。承那些江湖上的兄弟贈俺一個綽號叫作什麼『鑽天龍』。也算小小有個名兒了，所見天下有能耐的人，正不知多少，哪裡及得來兩位相公的本領？不意今日幸會，也不算虛生一世了。」楚材驚喜道：「小弟常聽得人說，江湖上有個鑽天龍，專扶危濟困仗義疏財，原來就是足下。今日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！」文龍道：「果是我們有幸，得見足下。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忽見嫣紅扶著一個老婆婆走將出來。杜鵲橋慌忙站起來道：「俺家母親出來。」楚材文龍聽說，立即站起來。只聽老婆婆說道：「多蒙兩位大恩，搭救小女，再生之德，沒齒難忘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同嫣紅跪將下去。

文龍、楚材還禮不迭，也一齊跪下道：「伯母大人說哪裡話來，這是令愛有福，小等何功之有，快些請起。」那老婆婆一定要同嫣紅磕了四個頭，方才立起對杜鵲橋道：「我兒怎不知人事，若此只顧與兩位恩人講話，怎不曉得恩人遠來，肚中必然饑餓，為什麼不去備辦酒肴款待恩人呢？」鵲橋諾諾連聲道：「這卻孩兒的不是。孩兒方才往尋妹子時，路遇一隻大蟲，被孩兒打死帶回，現在門前。待孩兒去取來開剝，就煩妹子一煮，款待恩人便了。」說著往外就走。不一時已將死虎背進，就在草堂開剝好了，一總拿了，請老婆婆同嫣紅進去，先揀好的割下十餘斤來燒煮，他自己又把家中現成做好的村酒燙熱了，取些蔬菜拿出來，先與楚材、文龍飲酒，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談了一回工夫，裡面虎肉已經煮熟。鵲橋進去，連飯一並拿將出來，大家狼吞虎咽地飽餐一頓。吃完之後，鵲橋道：「俺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兒，只是不好啟齒。」楚材、文龍齊道：「我們意氣相同，怎說有不好說的話？盡管請教不妨。」鵲橋道：「俺平生專好結交天下義俠英雄，今遇二位，不覺傾心。回此不揣冒昧，謬欲仰攀附列雁行，不識二位意下如何？」楚材、文龍大喜道：「是弟等求之不得的事，足見彼此同心。」於是大家敘敘年齒，楚材居長，鵲橋第二，文龍第三。就在當天撮土焚香，大家跪下立誓道：「自為弟兄之後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若有異心，皇天不佑。」誓畢一齊立起，又各答拜了八拜，各以兄弟相稱，仍舊入座，敘談些武術，講論些韜略，更覺異常親密。鵲橋定要留宿數天，楚材文龍不好過卻，只得今宵暫且依他住下，明日再作道理。因此大家復又縱談。

楚材因對鵲橋說道：「目今寇猖狂，朝中文武大半貪財圖利，不想報答君恩之人。以致百姓不能安生，商賈不能樂業。此後須得大家努力，為國家吐氣，庶不負食毛踐土之恩，但欲平滅寇忿，恐不獨我等數人所可了事，還須廣集人材，以作指臂之助。杜賢弟名重江湖，廣交豪傑，未知可有一二忠義為國武術出眾之人，可作將來滅寇之用者否？」杜鵲橋聽到這裡，不覺長歎一聲，虎目滔滔下淚。文龍詫異道：「杜哥哥為什麼聽了大哥的話，反悲傷起來？恰是何故？」鵲橋又歎了口氣道：「沈大哥、張賢弟有所不知，只因俺有兩個幼時結義弟兄，素抱忠義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每每為人出力，扶弱助強。不料去年也是替人報仇，致被妖術打傷。方才沈大哥提起忠義之人，不覺觸致往事，所以悲傷。」楚材道：「原來有此緣故！但不知貴友叫什麼名字，在何處被妖術所傷，那行妖術的又是何人，乞道其詳。」鵲橋道：「這話說起來卻也甚長。我這兩個朋友，一個姓王名叫天保，一個姓梁，雙稱人傑。平生正直無私，憤抱不平。任你素不相識之人，若有受屈的事告訴了他，總肯替人出頭。就是那些掛名綠林中的下作東西，不知被他兩個消滅了多少。去年他兩個要來探望於我，也是合當有事。一路行來，離這裡不過數十里之遙，忽然遇著一伙販珠寶的客人，滿臉鮮血，號哭奔逃。他兩個覺得詫異，上前攔住了他們詢問，豈知內中有一個客人認得他兩個的，曉得肯替人出頭。便把在靠東三義崗地方遇著一伙惡盜，除將他們貨物進行劫去不算外，還把他們一個客人的耳鼻盡行割去的話，一一地哭訴出來。他們兩個不聽則可，一聽了時，怒氣衝冠地叫他們指引了路程，要去搗巢平穴為民除害。及至到了三義崗那裡，起初還把些剪徑的嘍囉殺掉了好些，剩下的敗上山去，通報盜首。又有幾個勇猛的头目下來，也被他兩個殺掉。末後方是盜首下來。原來那個盜首卻是一個和尚，與他兩個廝拼。若是平戰呢？再加幾人他兩也不在心上！無奈這個和尚卻是妖術厲害，所以他兩個人沒有防備，竟遭毒手。俺一聞此信之後立即趕往報仇。哪裡曉得非但仇不能報，險此兒喪了性命。此仇時刻在心，方才想著又不覺五衷欲裂。相沈哥哥、張賢弟均有通天本事，未知肯為俺一解此恨否？」楚材道：「與你解恨何難之有？只是你說那個和尚妖術厲害，究不知叫什麼名字？還是有何妖術？此外，還有何人？你須細細說明，方可代你解恨。」

鵲橋道：「那個和尚來歷，俺因報仇心切，卻曾細細打聽。本來那三義崗上，數年之前有一個沒志氣的東西，名字叫作房仁，在彼處聚著二三百人，專一打家劫舍，山中的糧草倒也豐富。後來忽然擄著一個相面先生，房仁定要叫他相面。那相面先生就隨口奉承了他幾句道：『今奸佞滿朝、島寇侵犯，正是英雄得志之時。大王天庭飽滿地閣豐隆，鳳目蠶眉，龍行龍步。將來面南背北，貴不可言。不日就有真人下降，前來輔佐大王開基。』房仁聽說喜之不勝。就重重地賞了那先生一百兩銀子，放他下山，自己竟癡心妄想認起真來。日日差人下山，四處探聽，如見有異樣的人，就要請上山去。哪知事有湊巧，離三義崗十餘里的所在，有個村子名叫百花村。一日忽有一個和尚自稱生鐵佛，到百花村化緣，有一個老媽媽見他異相，佈施他二斗白米，那個和尚因其出手闊綽，深感其德，思有以報之。忽見老媽媽家養著一圈小豬，對她說道：『女菩薩養著小豬，就是等得大了也賣不出多少銀兩，我倒有個妙法在此，請女菩薩試之，便可大發其財。』那個老媽媽聽得可以發財，便眉歡眼笑的請教他。哪知這和尚伸出兩個指頭，說出一席話來。」不知說的什麼妙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